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糜香入夜，煙火知心

吳子悠

世上很多地方的人，都自詡懂得吃。但真能把一日三餐過成一種儀式，把尋常物什吃出山河氣度的，恐怕寥寥。潮汕，或許是個異數。

這裡的飲食，不單是果腹，更像一種信仰，一種與土地、海洋、光陰談判後，達成的最朴素也最莊嚴的契約。

我曾數次踏足這片土地，不為別的，就為那一口入魂的鮮活。那滋味，像一根無形的線，牽著你的魂，讓你的味蕾在別處總有些悵然若失，仿佛一個被寵壞的孩子，再也無法將就。

如果說牛肉火鍋是潮汕飲食的陽春白雪，那麼深夜街巷裡的「夜糜」，便是最撫凡人心的下裡巴人。

「糜」，是潮汕人對粥的稱呼。但與別處煮得米粒開花的粥不同，潮汕的夜糜，是「見水見米」的。米是撈過的，只用滾燙的米湯燙熟，米粒分明，湯水清亮。它更像一個謙和的底色，一個包容的舞台，等著各色「雜咸」來唱一出出熱鬧的戲。

那是在揭陽的一個深夜。巷子深處，幾張矮桌矮凳，圍滿了人。攤子不大，卻像一個小小的食物博覽會。一溜排開的幾十個

大碗小碟，盛滿了各色配粥的「雜咸」：烏黑的橄欖菜、金黃的菜脯粒、咸鮮的醃膏蟹、肥美的生醃血蛤、紅亮的大蝦、銀白的小魚干、翠綠的麻葉……琳琅滿目，蔚為壯觀。它們像一群性格各異的演員，靜候著主角的登場。

一碗滾燙的白糜端上來，米粒清晰，熱氣裊裊。我學著旁人的樣子，夾一箸醃膏蟹置於粥面。蟹膏紅豔，在米湯的溫熱中微微融化，滲入米粒之間。就著粥，抵一口蟹膏，咸、鮮、甜、涼，層層疊疊的滋味在口中次第綻放，卻又被那一口溫潤的米湯輕輕包裹、中和，化作一股妥帖的暖意，順著喉嚨滑入腹中。

那一刻，周身舒坦，萬慮盡消。白天所有的不快與疲憊，仿佛都被這一碗夜糜，溫柔地消化了。

我曾想，為什麼潮汕人如此鐘情於夜糜？後來讀了些書，似乎有些明白了。

宋人吳自牧在《夢粱錄》裡記載臨安城夜市，「杭城大街，買賣晝夜不絕，夜交三四鼓，游人始稀；五鼓鐘鳴，賣早市者又開店矣。」古時的繁華都市，便有這深夜食堂的傳統。而潮汕人骨子裡的商業基因，讓他們慣於在深夜忙碌，在凌晨休憩。這一碗深夜的糜，或許便是他們在商海沉浮後，尋得的一份最朴素的慰藉與安寧。它不是盛宴，卻勝似盛宴，因為它暖的是胃，安的，是心。

秋入鳳堰 百年梯田載滄桑

劉忠民

越野車在山路上盤旋，漸入秦巴深處。山風最先攜來秋的訊息，一縷縷稻谷的清芬漫湧而來，干淨、質朴，帶著土地沉淀一季的醇厚。登臨山頂觀景台俯瞰，心緒驟然被眼前的遼闊輕輕安放。千疊梯田依山鋪展，從連綿的山腰緩緩垂落，一直疊至山腳。秋陽遍灑，遍山稻浪鎔金，似上天裁出的萬匹碎金絨毯，妥帖鋪覆在秦巴山地褶皺的肌理之上。

這便是鳳堰古梯田。一方扎根陝南深山的農耕秘境，一段始於清代乾隆年間的遷徙史詩。兩百餘年前，湖廣移民背負稻種、攜著鄉愁，翻山越嶺落腳這片荒僻深山。他們以山為基、以鋤為器，一畝一壩、一土一

壩，硬生生在陡峭山梁間開墾出層層良田。歲月更迭，田埂無言佇立，風霜雨雪交替浸潤，先民的堅韌，終化作秦巴山間生生不息的煙火山河。

秋日的陽光溫軟恬淡，不熾不烈，溫柔拂過山川田疇。田埂邊的狗尾草綴著細碎柔光，在風裡輕輕搖曳。我沿古朴石板路緩步下行，觸摸這片古田沉淀的歲月溫度。石縫間偶嵌細碎古瓷殘片，是早年湖廣移民帶來的湘瓷遺存，釉色經兩百年風雨打磨，溫潤褪去，只剩沉靜的素朴，默然映襯著路邊野菊的明黃爛漫。

高處梯田尚未收割，飽滿稻穗沉沉垂落，壓低了青黃稈莖。秋風過處，金浪層層湧動，一波疊著一波，順著蜿蜒田埂緩緩漫淌，漫過山腰，淌進山坳，最終輕撞在古村落的炊煙裡。

村內老屋皆是清代遺存的土牆黑瓦，形制古朴、風骨安然。簷下懸著串串金黃玉米、火紅辣椒，秋意飽滿豐盈。一位白發阿婆靜坐門檻剝豆，見我途經，溫善淺笑，遞來一捧溫熱的炒板栗。栗殼燙手，果肉軟糯清甜，一如這片山野的日子，緩慢悠長，沉靜生香。

行至山腰，偶遇世代守護梯田的鄉民老陳。祖輩十餘代守著這片古田，守著一脈農耕文脈。他抬手指向田埂間的古碑，字句斑駁，卻藏著世代恪守的鄉規古訓：山林禁亂伐，流水均分田。正是這份代代相傳的敬畏與自持，讓這片深山良田水源恆旺、歲歲豐稔。目光順著他的指引望去，古修灌渠依

山蜿蜒，山泉叮咚流淌，次第浸潤每一層梯田，水聲清越，如歲月輕吟。

田疇之間，老農頭戴草帽俯身收割，鐮刀劃過稻稈的聲音響亮細碎。倏忽間，幾只白鷺掠起，撲棱羽翼穿越金浪，翅尖沾著細碎秋陽，悠悠融入遠山薄霧。山野寂靜，唯有風吟、水聲、稻香，交織成古梯田最本真的秋日韻律，朴素安然，動人心魄。

夕陽西垂，霞光漫染群山。山尖暈開溫潤橘紅，層層梯田被暮色暈染出深淺錯落的金輝。低處未干的水田蓄著薄亮清水，倒映漫天晚霞，似撒落一地碎星，空靈靜謐。靜坐田埂，回望漫山金浪，方才讀懂這片梯田的厚重。

從來沒有憑空而來的山河盛景，兩百餘年，一代代先民以堅韌對抗荒山貧瘠，以勤勉開墾歲月生機，把異鄉辟為故土，把漂泊凝成根脈。荒坡成良田，山野生煙火，滄桑風雨，終換得歲歲豐盈。

暮色漸濃，村落燈火次第亮起，點點微光散落梯田間，如星子墜落山野。回望整片梯田，金浪綿延、山河沉靜。鳳堰古梯田的美，從不止於秋日盛景，更在於藏在田埂深處的生命韌性。先民踏山而來的堅守，世代農人守田如初的赤誠，讓沉默的山川有了溫度，讓尋常的煙火有了厚度。

晚風漫過山野，裹挾滿谷稻香，穿越層層田疇，越過兩百年滄桑。一山梯田，半部移民史，這片浸潤汗水與智慧的古梯田，始終以最沉靜的姿態，盛放歲月豐盈，續寫人間綿長煙火。

秋葵

于悟秀

秋葵在老家菜園裡算不得主角。母親從前不種它，嫌它黏糊糊的，說像鼻涕，看著就倒胃口。我卻偏愛，尤其愛它切開時那五角星的截面，幾顆小星星碼在白瓷盤裡，帶著幾分天真的莊嚴。

秋葵被安頓在菜園最不起眼的角落，不聲不響地長。青綠莖稈上頂著細密絨毛，摸上去微微扎手。可它的花甚是好客——五片薄瓣，像蜻蜓翅膀似的透著光，中心洩著一小點紫，顏色不濃不淡，恰到好處，如美人眉間一點痣，平添幾分嬌媚。秋葵花朝開午謝，一朵花不過半日的光景，卻日日朝著太陽仰起臉，用短暫的明亮，說著長長的執著。

花落了，果實便悄悄長出來。修長，圓潤，通體碧綠，像玉石雕出的小寶塔，棱角分明；又像少女纖細的「美人指」。輕輕一剖，裡頭別有洞天：白淨的籽粒齊整整嵌在五角格中，一粒一粒，排得端正，像星子落進了格子窗，干淨又莊重。

它的味道，是秋日裡最溫柔的纏綿。燒一鍋滾水，秋葵下去一焯，碧色霎時鎖住，撈出來涼拌，淋熱油生抽，加少許蚝油，入口滑滑的，脆生生的，清潤鮮甜。拿它和雞蛋同炒更好，金黃裹著翠綠，油潤潤一盤端上來，香氣撲在臉上，是日頭底下最踏實的煙火氣。那股滑潤裡帶著果膠與多糖，順著喉嚨慢慢淌下去，像一場溫吞的小雨，不聲不響，卻妥帖地潤過一整個夏天的勞頓。母親嘗過一次，擱下筷子咂了咂嘴：「滑是滑了點，倒也不難吃。」

世上的花木，有的用豔色爭寵，有的因名貴被人捧在手心。秋葵不爭不搶，卻有風雅，也有泥土氣。春天發芽，夏天生長，夏末秋初結果，採摘期可長達三個月。風吹日曬都受得住，朝開暮落也不抱怨。花開的時候是詩，花落的時候是日子，不驕不躁，不卑不亢。它站在菜園角落裡，安安靜靜的，卻讓人覺得踏實。

細想想，人這一輩子，原不必非要轟轟烈烈，也不必死守著長久的光鮮。心裡存著光，往亮處走，在尋常日子裡慢慢積攢，在柴米油鹽中穩穩站著。哪怕花期短，哪怕不起眼，也要像秋葵那樣——晨光來了就開，天黑就合，一年一年地長，一日一日地開。清清朗朗，坦坦蕩蕩，活出自己的溫潤與從容。

秋葵在秋風裡輕輕搖著。我望著它，忽然覺得那五角星裡藏著的，不只是籽粒與星河，還有光陰細細密密的故事。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: 温陵氏 宓月

658期

潮起甌江

楊林，供職於某市直單位，副高職稱。系中國散文學會會員、湖北省作協會員、鄂州市作協副主席。作品散見於《名作欣賞》《散文選刊》《海外文摘》《散文詩世界》《長江叢刊》《歲月》《海燕》《今古傳奇》等數十種雜誌，有作品獲第五屆「四川散文獎」等多個獎項。

萬歷十五年，朱翊鈞罷工了，戚繼光離世了，海瑞走了。一個王朝在看不見的刀光劍影中，烽煙散去，只留下日落西山般的晚照。

一代文臣和武將殊途同歸。此刻，他們以一種奇特的方式見面了。

「海大人，久仰！」

「戚將軍，久仰！」

「戚將軍你武藝高強，陣法精湛，南征北戰，立功無數，奈何依傍張居正，落得被牽連罷官的下場？」

「海大人有所不知，張首輔夙夜在公，權謀只為國富民強，可謂一代賢相啊！」

「戚將軍，坊間流傳張府大門朝南開，有理無錢莫進來。你可記得萬歷六年，張居正回鄉葬父，湖廣各級官員前往捧場，巡按御史趙應元因病未到，便被罷官。據說，當日你私派了一百多名火銃手隨行，可有此

事？」海瑞憤憤道。

「確有此事。」戚繼光應聲回答。

「戚將軍，張居正盡用阿諛奉承之人，獨斷專行，你可知否？」

「有所聞，那又如何？海大人，偌大的朝堂，誰能扶危局，挽狂瀾？張公走後，聖上開始消極怠工，終年不早朝，那些吹毛求疵拉山頭的朝臣形成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，相互傾軋，把朝堂搞得亂哄哄的，海大人可聞否？」

海瑞沉默以對。

良久，他若有所思地說：「張居正可是敗壞了官場風氣！」

「海大人，這何嘗不是荊棘之花，惡之花？在這樣的時代，武人何為？朝臣何為？」戚繼光反問道。

「你拘捕胡宗憲公子，逼恩公徐階退田，大義滅親，公然為自己備好一口棺材，上疏責罵聖上愚蠢、自私、殘忍、虛榮，驚世駭俗，以至於有宮女之言流出：『皇上自己給海瑞罵了，就拿我們出氣。』你至純至性，忠追比干，以一己之道德對抗昏亂的時代，以個人之力挑戰整個朝堂的潛規則，到處惹是生非。試問，你處處受阻，從南平到淳安，從興國到南京，所任之處，建功幾何？」戚繼光繼續追問道。

海瑞無言。

他想起了當年張居正在

回給自己的信中，說他輕率躁進拒絕援之以手的情形，想起滿朝文武給他貼的「當局任事，非所長，用以鎮雅俗，勵頹風，未為無補」的標簽。

羞愧啊！

「然而，在這樣的時代，想要做出一番功業，就得放棄基本的操守？」海瑞疑惑地問道。

戚繼光無言，海瑞亦無言。

「你向往高山，便成為高山；你詛咒黑暗，卻墜入夜的深淵。」戚繼光喃喃自語道。

罷了，罷了，人生看得幾清明，終是飛鴻踏雪泥。

戚繼光揮了揮手，消失在海風中。

恍恍惚惚，海風像是從哪兒飄來了，還是四百年前那熟悉的味道。

「風吹來的砂，堆積在心裡。是誰也擦不去的痕跡，風吹來的砂，穿過所有的記憶」我從久遠的漫游中回過神來。此刻，我站在龍灣南岸的甌江口。眼前灘涂點點，島嶼縱橫，到處都是淺水灘中裸露出的形態各異的石頭，許是歲月風化的緣故，顯出深褐色的紋路，鐫刻著一個民族疼痛的記憶和未曾遠逝的烽煙。

歲月失語，惟石能言。

一塊塊形態各異的石頭，在訴說，在傾聽，每一次的無聲講述都是龍灣的前世今生。

不遠處的浪頭起來了。它們緩緩向前，如此合拍，如此整齊劃一，合奏成抑揚鏗鏘的詠嘆調和浩大美妙的交響曲。沙灘上一些頑皮的孩子在潮水湧來的瞬間，慌慌張張，他們有的匆忙向岸邊跑去，有的則緊緊抓住父母的衣角，驚魂未定。

我確信，嘉靖三十七年，公元1558年，年輕的戚繼光也是在這樣的惴惴不安中，趁著夜色，登上烏牛山的山頭，他人生抗倭的第一槍就此打響。此後，浪頭湧湧，風聲大作，戚繼光在水與火，刀槍與火炮的猛烈交接中，被迫堅強地向前。歷史的大潮推著

他，命運選定他，那就坦然接受吧。

潮湧，潮退。

每一次的潮湧都是浪花與浪花的因緣際會，這因緣際會裡藏著歷史的驚心動魄。每一次的潮退都是歲月的回響，在歲月的滴答聲中，訴說著苦難、忠誠、血性、勇毅和不甘，也在訴說著晦暗、權謀、黨爭、背叛和不恥。

那些來來去去的浪濤，故而不總是平靜，有時也會被海風激烈地召喚，和其他浪花合流，化作翻江倒海的怒濤。

無論怎樣，必定皆是因果有定的潮信。

潮頭推推擠擠，拖著白色的尾翼，緩緩消失在天際。一場夏雨初霽，龍灣甌江的天空格外清明，確如淚水洗過的良心。咸腥的海風從四面八方吹來，空氣中氤氳著濕漉漉的味道，和著五彩斑斕的色彩，一起沖擊著人的耳朵和眼睛。

站在闊大蒼茫裡，來不及遠望，便被腳下的濤聲，天空的色彩和大地的安詳俘虜。

溫州地貌獨特。偌大的甌江口灘涂島嶼林立，平原與海域同在。甌江內圍灘多水淺，槽牙交錯，景色宜人，是人們絕佳的去處。游泳區、騎行區、休閒區等各種各樣的功能區裡攢動的人群，星星點點散落四處的白色、淺灰抑或天藍的帆篷，蟄伏著滿滿的閒逸與率性。甌江外海進港航道，大小船只並排而立，似是準備著下一次出征。

那些來來往往，因了金色陽光的折射而流動著的火焰，隨著聲聲汽笛長鳴，寫意起甌江的生機、氣魄和偉岸。

南岸隔山隔海的地方，又是一番景象。遍地的工廠，鱗次櫛比的高樓，穿城而過的輕軌動車，還有遠處私人作坊裡此起彼伏的溫州特產、小吃的吆喝聲叫賣聲，亦或知名的永強八盤八酒樓內熱鬧非凡的勸酒猜拳聲，亦或某處博物館裡娓娓道來的歷史故事，都是這座城市柔軟生動的注腳。

總之，你很難確信，這就是四百年前，戚繼光帶領戚家軍戰天斗地，殺敵報國的龍灣。

龍灣一夢，不舍斯須。視線慢慢拉回，屏息凝神，哪怕給我一分鐘，讓我好好端詳腳下的每一粒沙礫、每一塊石頭、每一朵來來去去的浪花，這都是與這位蒼涼悲情的英雄一生難得的靠近、注視、瞻仰和抵達。

魂兮歸來！魂兮歸來！

